

天涯玫瑰 丛书
Tian Ya Mei Gui Cong Shu

TIAN YA MEI GUI CONG SHU TIAN YA MEI GUI CONG SHU

◎ 刘建春 / 著

纽约地铁的琴音



● 天涯玫瑰丛书

纽约地铁的琴音

刘建春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纽约地铁的琴音/刘建春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
(天涯玫瑰丛书)

ISBN 7-80120-380-1

I. 纽…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1446 号

● **天涯玫瑰丛书**

纽约地铁的琴音

著 者/刘建春

责任编辑/牧 晴

装帧设计/李志国

责任校对/孙岳奇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625 字数/213 千

版 次/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5000 册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12 号 100029

ISBN 7-80120-380-1/I·61 定价:16.00 元

应天 长

绿槐阴里黄莺语，深院无人
春昼午。画帘垂，金凤舞，寂寞
绣屏香一炷。碧云天，无定
处。空有梦魂来去。夜夜绿窗风
雨，断肠君信否？

——韦 庄

写在前面

三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小提琴手林琴南、刘鸣和芭蕾舞演员杨凡，来到纽约这个世界大都会歌剧院里进行人生表演，或歌或哭，或喜或悲，成功时的欣悦，失败时的沮丧，在这个被称为人兽混居的大舞台上构筑着自己的梦境，其中的酸甜苦辣尽在不言之中。

男主人公林琴南与同团的女高音歌唱家金哲相恋。一年后，金哲到美国姑妈家继承遗产，两地相思，双方鱼雁传书。一个月后，金哲情书突然中断，杳无音讯。林琴南痛苦异常。一年后，林琴南赴美留学，却得知金哲已因车祸死亡，林琴南悲痛欲绝。在纽约打工后，为了生存，不得不到地铁卖艺。三年后，在一次文艺晚会上，竟意外地遇见了金哲。原来她当时休克了，被误认为已死亡。活下来了，左腿却截了肢。两人终未好梦成

真。林琴南痛苦地告别纽约，远赴温哥华。

刘鸣从日本辗转来美，可谓春风得意，考上了美国著名的大都会歌剧院，并与女友合开了一所舞蹈学校，在爱情和事业上比翼双飞。他是千千万万华人成功中的异数。

杨凡游戏于三角恋爱之中，最终苦果由自己吞咽。他玩弄了一位痴心爱她的中国女同胞，最后他也被一美国女郎所玩弄，并导致精神失常，竟疯癫于纽约的地铁之中。

《纽约地铁的琴音》里展现的，是一幅活生生的中国艺术家在纽约卖艺、寻求生存的一种理想与现实交织的生活画面，从中可以窥见中国艺人在美国的艰难拼搏足迹，了解大洋彼岸的华人寻求“美国梦”的踉跄经历。

雁 林

目 录

第一章 赠别的玉珮

林琴南轻轻把她放在洁白的席梦思大床上。柔和的灯光下,金哲看上去就像一个爱的女神,充满了迷人的曲线和动人的肌肤。他双目不眨地凝视着,像观赏一个精致的瓷器,生怕在触碰它时不经意间会对它有所损坏。/(1)

第二章 跨国的烟摊

门口已站了不少人,在餐馆的打工仔都回来了,慑于老板的淫威,谁也不开腔。平时嘴利张先生这时也躲得远远的。林琴南忍无可忍,全然忘了自己是打工仔,有可能被老板炒鱿鱼,冲出来,拉住了老板的肩膀。/(23)

第三章 情杀猎手

第一笔就赚了五十万美金。他知道这是玩命的事,但巨大盈利的诱惑力太大,他终于陷进去不能自拔。他手中的密码箱就是刚收到的两公斤海洛因,他要用这两公斤

海洛因去兑换数百万美钞。/(47)

第四章 一箭双雕

“这蓝宝石好漂亮！”他用手抚摸着那光洁、晶亮的宝石，艳羡地问：“是你买的？还是朋友送的？”“我真的很喜欢这颗蓝宝石，我到美国后，它几乎成了我的护身符。”她脸上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忧戚，答非所问地说。/(69)

第五章 雪溅海洛因

钟娜面无表情地随着他的舞姿而扭动，全无一丝兴趣。她知道张华今晚赴约肯定是凶多吉少。《世界日报》连续报道了好几起美国警方破获福青帮凶杀、勒索案，其中有两名犯人钟娜也熟悉，是张华的朋友。一旦张华出事，她对自己的命运也有各种安排。最后思忖再三，想了一个最妥当而省事的方法。心一定，她变得主动起来。/(99)

第六章 冷心如蟒

杨凡穿好衣服，系上鞋带，打开门，在关上门的刹那才回过头来，“晚安！”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朱丽心冷如蟒，黯然神伤。她郁闷地翻身起来，从床头柜里翻出一包摩尔香烟抽出一支，点燃后，狠狠地吸了一口，又猛地吐出来。/(125)

第七章 “德彪西”的梦幻

她双手勾着他的脖子，双眼蓄满了柔情，温柔地喃喃道：“我爱你！”

“永远吗？”他的胸口贴着她的胸口，感到了她剧烈起伏的脉搏声。

她顿了一下，她想起母亲那张不留情的刻板面孔，一旦知道她要和这位地铁卖艺人相守终身会答应吗？但他温柔的抚摸使她的情潮一波一波汹涌起来。只轻声说：“会的，亲爱的。”/(151)

第八章 塞王的诱惑

“嘀……”楼下响起了汽车喇叭声，他知道是艾莎回来了。透过玻璃窗，他见艾莎正从一辆豪华的凯迪拉克轿车上走下来，汽车掉了一个头，他看清了，车上坐的是上次在外海小岛上见到的弗雷德。“那家伙！Shit！”他在心里又狠狠地骂起来。/(191)

第九章 “出名就是生产力”

他们驱车来到渔人码头。这里游客熙攘，码头上，有两三位黑人艺人在作秀。其中一位头戴西瓜帽，上穿花呢格子衬衫，下穿黑裙子，着破烂不堪的露出脚趾头的皮鞋，在一木墩上边扭边唱，其情其状，令人捧腹。/(209)

第十章 庙小妖风大

一曲甫定，第二曲《步步高》刚奏了一半，突然一位全副武装的警察走过来，礼貌地伸出手，说：“请出示演出执照。”袁华敏懵了，没想到在地铁演奏还要演出执照！“没有！也没听说过。”/(235)

第十一章 飘逝的弦音

林琴南从脖颈里取出佩在胸前的如来佛玉珮，将金哲手里那块残缺的观音菩萨玉珮并列一处，禁不住泪如雨下。两颗相知的心，被一场无情的车祸和人为的失信而受到损伤，一如这块伤残的玉珮。/(273)

第一章 赠别的玉珮

八月的北京。

早上7点，和煦的阳光透过紫蓝色窗帘，给室内罩上了一层淡淡的光晕。布置淡雅、整洁、舒适的卧室顿显明亮起来。花瓶里盛开的一束白色的银莲花香味和着紫罗兰的洗发膏气息交相融汇，在室内轻轻氤氲着。

身着乳白色睡袍的金哲从浴室里走出来，容光焕发，更显青春亮丽。她用白色毛巾用力掸了掸刚冲洗的一头秀发，然后将秀发拂在了身后。“琴南，快起来了，9点前我们就得往机场赶。”

林琴南在床上慵懒地伸了个懒腰，一把掀开被子从床上跃下来，趿着拖鞋走进浴室，顺手把门带上。稍顷，已洗漱完毕的林琴南走出浴室。他身穿浅蓝色睡袍，身材修长，五官棱角分明，双眼炯炯有神，头发在前额有点卷曲，鬓发一直垂到耳根下面。一副典型的艺术家气质。

林琴南和金哲是北方音乐学院的同班

同学，一个学管弦乐，一个学声乐，毕业后双双分到北京某交响乐团。三年后，林琴南担任了第一小提琴手，金哲任独唱演员。三年的朝夕相处，林琴南和金哲产生了很深的恋情，彼此倾心相慕，真有点难舍难分。

“你这一走，可能不回来了吧？”林琴南颇有点伤感。他脱下睡袍，换上了一套咖啡色西装。

“不知道。我还是想等把事情办完后回国一趟。”金哲已穿好衣服，一身素打扮，显得清丽而妩媚。她对着镜子理了理衣领，然后把一块系有红丝绳的观音菩萨玉珮套在脖子上，放进贴胸最里层上面。这块玉珮是昨晚林琴南送给她爱的信物。林琴南自己留了一块如来佛玉珮，他是在五台山庙里买的，据称被和尚开过光。这是一对夫妻珮。

“没想到，姑妈说走就这么快地走了。”金哲眼圈又红了，她极力掩饰自己的悲伤情绪，忙着在屋里收拾行李。“我一个人去继承这么大笔遗产，还真不知所措。我去后，争取尽快把你早点办过去，这样我也放心了。”她把密码箱锁上，转过身来依着林琴南，温存地说：“真不想和你分手。要不是出了这么一件事，说什么我也不走。”

从照片上看，她姑妈长得丰腴、富态，看去蛮精神。今年刚满66岁。20天前，她姑妈突然在美国康州患脑溢血去世，留下了四个餐馆和一栋别墅，价值一百多万美元。她姑妈终身未嫁，其父母又早已故去，家中无一亲人，唯一继承人便是远在大陆的亲侄女金哲。金哲得此噩耗，悲痛不已。30天后，她办完赴美手续，今天11点半就要乘机飞向纽约。

“又是餐馆，又是别墅，你既无经验，又不懂管理，能行吗？”林琴南不无担心地问。

“有一个管家，是姑妈从台湾带来的，很懂管理。近年来，姑妈因病很少过问，都全权委托他照管。”

“哦，有这么个好的帮手，那你要省心多了。”林琴南担忧的心思焕然冰释。“那，你也得自己学学管理，毕竟你还年轻嘛。况且，什么事都得自己懂，求人总不是办法。”

“我知道，我会很快适应的。否则，我真对不起姑妈！”

“一朝别离，真是难舍难分。你去了后，要注意安全，要常常给我来信，以免我挂牵。”林琴南伸出双手拥揽着金哲，用脸轻轻地摩挲着她的秀发，又喃喃道：“太谢谢你给了我。我好幸福，我都快乐晕了。但是你这么快又走了……”

“快别说了，这是我心甘情愿的嘛！”金哲用嘴一下堵住了林琴南的嘴巴，用力亲吻着……“出了门就再也亲不到你了。”

“嘀嘀……”门口响起了出租车的鸣笛声。

“哦，出租车来了。”金哲马上停止了亲吻。

“柳凤音怎么没来，她不是说要来送你到机场吗？”

“昨天下午她母亲突然生病住院，来不了。”金哲又深情地望了林琴南一眼：“希望你能早点到美国。”说完，她提起小型旅行包，向门口走去。林琴南将剩下的灰色密码箱提在手里，又眷恋地望了望折叠整齐的床铺，拖着缓慢的步子离开了金哲的房间。这间房是金哲租的，今天过后，它将归属主人。

米色的桑塔纳轿车载着金哲和林琴南向首都机场驶去。40分钟后，小车停在了候机厅门前。

办完登机手续后，在安检口前，金哲依恋地拉着林琴南的手说：“想着我，给我来信！”她一步一回头地走进了安检口。

“金哲。”林琴南冲动地欲去拉金哲的手，但却被坐在窗子里的海关人员厉声喝住了：“你的票？”

林琴南顿时停住脚步。“保重！”他望着金哲渐去的身影，泪水终于糊住了他的双眼……

金哲走后，林琴南一度食无味，寝不安，陷入了强烈的思念之中。这期间，同团的女中音歌唱家柳凤音对他颇为关心，常来嘘寒问暖。

半个月以后，林琴南收到了金哲的第一封信。信里简单介绍了她到美后的情况，接下来便是满纸思念的话语，洋洋洒洒写了四大篇。信末却没有留电话号码，大概是金哲匆忙中把电话忘了。当夜，林琴南在寝室复信，纸刚铺开，写了个开头，柳凤音便趑了进来。

“琴南，今晚有空吗？去看美国新片《真实的谎言》。”柳凤音着一身华丽的服装，浓妆艳抹，显得雍容而华贵。

“没空。金哲刚来了信，正准备回信呢！”

“哦，金哲来信了？”柳凤音顺手拿起桌上的信封，信封上留有美国的地址：Hartford（哈特福德）。“哈特福德在美国康涅狄格州，这州离纽约挺近呢。”

“你怎么知道？”林琴南停下手中笔，诧异地问道。

“我表哥就在康州的耶鲁大学留学，常给我妈来

信。”

“那你怎么不想法到美国去进修？”

“我英语太差劲，去了也没用。况且我这个人特爱北京，今生今世哪也不去！”柳凤音放下信封，又带着艳羨的口吻说：“如果像金哲那样去继承遗产还差不多。只不过，我这个人没这个福气，哪像金哲有这么个阔气的姑妈。”

“凤音，怎么还没叫走啊！”团里另一位女合唱演员来叫柳凤音。

“他忙着呢，还在跟心上人写回信。”说完，柳凤音再次含情脉脉地看了一眼林琴南，便赶紧走出了屋。

半个月以后，林琴南随团到南方演出，在深圳、珠海、东莞等地演出期间，仍挂念着金哲。近20天的演出结束后，他风尘仆仆赶回剧团，仍然没有收到金哲的信。他好不焦灼。他连夜给金哲写了信，次日晨正准备往邮局交信。

“琴南，团长叫你马上到办公室去。”团里一位吹小号的叫住了正欲出门的林琴南。

“哎，琴南，什么时候回来的？”柳凤音手里拿着信件也正欲出门。她一见林琴南，眸里透出喜悦，高兴地说道。

“昨晚刚回来。咦，你到邮局交信？”林琴南见她手里拿着信，也高兴地问她。

“我给我表哥回信。”

“团长叫我有事，这封信就拜托你一齐交了。”林琴南把写给金哲的信交给了柳凤音。

回到团里，在团长办公室，团长通知他，拟借调他到

市里另一个新成立的轻音乐团去担任首席小提琴手，随团去的还有另外三名管弦乐手。时间三个月。

“什么时候去？”林琴南问。

“后天报到。他们急差人手。”团长再次强调道。

在轻音乐团的三个月时间里，他几乎每隔十天都要回团里看有无金哲的来信，但依然没有回信。柳凤音也经常到他这里来坐坐，聊聊团里的事情。

三个月以后，林琴南回到了交响乐团。回来的第二天上午，团里正在排练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曲声高亢激烈，抑扬顿挫，像激流奔泻，像战鼓频催，一会又转入凄楚哀婉的低沉旋律。

林琴南依然在第一小提琴位置上拉琴，那激烈的旋律使他意气风发，充满热烈的憧憬。可当旋律转入哀婉的曲调后，他的心陡然有了某种惆怅和失落，弓好像不听使唤似的显得有点游离。排练完后，乐团田指挥走过来关切地问他：“你怎么了，以前可从没有这种现象。刚回来，弦就跑调了？”

林琴南脸腾地布满了红云：“人不太舒服，老走神！”

“那回去休息一会，下午2点还要排练。”

回到宿舍，林琴南往床上一躺，蒙头便睡。他心情极度难受，陷入了烦躁和焦虑之中。快半年了，金哲尤如石沉大海，音讯杳然。自己又不知道她的电话号码，真急人呵！他纳闷、疑惑，甚至在愤怒中又有点担忧，是变心？不太可能！临走那晚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琴南，我爱你！”金哲温柔地躺在刚从山西演出归来的林琴南怀里，抚摸着他的脸颊。“你像我这样全身心

爱我吗？”屋子里正回旋着舒曼的《梦幻曲》音乐，这是林琴南和金哲在大学期间合奏小提琴和钢琴的录音带，听起来使人如痴如醉。

“是的，……我全身心爱你……我真舍不得你走！”林琴南激动地有点语无伦次。他真不敢相信金哲竟如此主动、多情，躺在他的怀抱里。金哲是团里多少男士梦寐以求的佳偶，如今，终于成了自己的心上人。

一年来，他们相亲相爱，几乎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林琴南几次欲与金哲肌肤相亲，都被她婉言谢绝。金哲在得知姑妈去世，即将赴美接受遗产时，开始变得主动起来，但也仅仅限于亲吻、拥抱之类。直到今晚，她从机场接回刚从太原演出归来的林琴南，便再也遏制不住自己的情感，主动和他要完成一个女人的神圣使命。

林琴南为她细心地宽衣解带，除掉她身上的最后堡垒，然后把她轻轻放在洁白的席梦思大床上。柔和的灯光下，金哲全身赤裸，看去就像一个爱的女神，充满了迷人的曲线和动人的肌肤。他双目不眨地凝视着，像观赏一个精致的瓷器，生怕在触碰它时不经意间会对它有所损坏，但他终于控制不了自己的情欲，开始急切地去抚摸她那光滑圆润的乳峰，一只手下意识地伸向腹部……

“吻我、吻我……”金哲双目微瞑，面颊潮红，娇喘地呻吟着。

“我爱你，哲。”他感动得不能自己，再一次喃喃道。然后脱下自己的衣裤，温柔地伏在了金哲的身上，两双唇紧紧地粘和在一起。金哲再一次发出了呻吟声。

他笨拙地拨开那一片草丛，进入了芳草洞穴，就像两股殊途同归的溪流发出了激烈的碰撞，两个人都发出了淋